



小时候,学大人的样,捧着大饭碗游走在禾堂、阶基吃饭。有时心不在焉,深一口浅一口地扒拉,跌落一些饭粒。鸡们机灵,一路跟随,侧眼等待饭粒掉落。

母亲看在眼里,愁在心里,总要重复那句话:“吃饭也不服精工,嘴巴稀漏咯样,糟蹋五谷,会瞎眼呃。现在有饱饭吃,要记得挂起禾镰子冇饭吃!”

我当作玩笑,嬉皮笑脸,反而故意吃剩一点,扒落地上,引逗鸡们一窝蜂抢食。

那时已懂点事了,对母亲的话不以为然,心里却留有一个疙瘩,想不明白。刚刚收完稻子,为何就没有饭吃,莫非是大人编故事吓唬吓小孩子。

后来,大人们翻古,总是绕不开挂起禾镰有饭吃的事,说得神情严肃,感觉真不是玩笑。我问过父亲,旧社会为何挂起禾镰有饭吃,父亲绕了一个大圈子,细说缘由。

那时,好田土都属大户人家,一般人家只有点边山田和旱土,要租大户人家的田耕作。生产队现有水田,解放前多是其他屋场大户人家所有。我屋场没有大户人家,清一色租田耕种的佃农。如年成好,交了租子,所剩稻谷勉强糊口。要是连年歉收,连租带息,还了先年借的稻谷,便挂起禾镰有饭吃。那年代,上滩月份借谷借米,司空见惯。俭省人家,半年吃只放一成米的红薯、萝卜饭。最困难时,甚至一日三餐喝菜叶碎米熬制的“斋汤”。

租种的水田有限,没有耕牛、农具的人,靠为大户人家打长工、短工为生,乡

故乡的那片林

我出生在湘南腹地的一个叫“孙家冲”的小村庄。那是一个夹在重重山峦之中,仿佛要被世人遗忘的地方,地图上你很难找到它的名字。可是就是在那里,我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弥足珍贵的一段时光。那里的山,那里的水,都饱含我割舍不断的情怀;那里的树,那里的林,都留给我抹不去的记忆……

蜿蜒曲折的群山峰峦交错,一片片参天的杉树林,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,显得格外美。孙家冲向来土地贫瘠,晴天黄泥巴晒得如石块一样坚硬,而经雨水一浸,就成了一滩烂泥。记忆中,一条土路总是围着山边蜿蜒地伸向远处。村子的前面是一片庄稼地,紧挨着的是一个面积比较大的水库,而水库边上就是连片的树林。

我喜欢那里的树,更喜欢那一片林。那时我就想如果能把这些都画在纸上,

不舍

人的一生有许多不舍
 不舍的人和事
 终归星散
 一路行来
 不舍的人走了
 看着她的背影一步一步走远
 不舍的事情
 发生之后

常在心中回味 咀嚼
 最好的结局
 就是互不思念
 本来是互不相欠
 为什么总觉得若有所失
 该去的去了
 该来的没来

下称作“做老师傅”。解放后,这些没有一点家产的人被划作雇农。父亲说,那时自己年纪尚轻,没有做过老师傅。父亲一家六口人,租种地主几亩地,经常遭遇天干水浸,挂起禾镰便没有饭吃,日子过得紧巴。农闲时,外出做苦工,在朱家堰和衡阳城里帮人拖板车,赚些工钱换谷米。土改时,家里当然地被划作贫农,在隔壁村分了田地 and 一间地主的房子。

那时只种一季稻子,农历五月蒔八月收。刈禾那日,要举行开镰仪式,焚香化纸,庆贺丰收在望,告别上滩月份。晒干第一拨谷子,家家户户推磨半撮箕新米,轮流设宴饮酒“尝新”。没有品种改良,没有化肥农药施打,作田人靠天吃饭。进仓核算,稻子亩产不过三四百斤。交完租子,自家余下的谷子总是盛不满一柜,心心念念,期盼着来年开镰的日子。

没有经历,便有些好奇。我总爱缠着长辈,盘问当年日本攻陷衡阳时,饿着肚子逃难和挂起禾镰有饭吃的事。那年盛夏,日军耗时四十七天攻破衡阳,扫荡数月。正值水稻抽穗扬花结子时节,灾民十之有九,举家逃难,田地无人打理,干枯开裂,荒草疯长。灾民所带粮食有限,果蔬采食殆尽,沿路勒取未熟的谷子充饥。返回家园,多数屋场被鬼子洗劫一空,稻子枯死,几乎无人开镰收割。次年元气未恢复,后两年又遇罕见大旱,农家无以开镰、无以开锅,粤桂湘三省饿殍遍地。

那年,伯父二十一岁,父亲十六岁,都被日军掳作“伙子”,一路随军风餐露宿,挑担牵马。伯父被掳三四个月,走到广西全州黄沙河趁机逃回。父亲被掳一年多,直到日军投降,才从贵州独山走回家。“走日本”回来,知道奶奶被日军活

禾 镰

■陆亚利

埋,只见家里土砖房被炸成瓦砾。当年未开镰,家里的粮食,只有半袋埋在灶底未被鬼子搜走的绿豆。不久,我爷爷、两个姑妈和几个小老表,相继病饿而死。
 一位堂哥回忆,“走日本”后那几年,连年遭灾,收成极少,多数农家揭不开锅,野外能吃的树叶、树皮都被勒剥光。他曾牵着弟弟去庙里吃施舍粥,到城里领救济面粉。后来,弟弟痢疾拉得肛门溃烂,无药医治,眼睁睁看着趴在门槛上咽气。
 我表姐命苦,父母和寄养自己的姨父母,“走日本”时相继病饿而亡。随作船家的继父,由城里回到呆鹰岭乡下,作两亩薄田,仍是挂起禾镰有饭吃。有上顿没下顿,饿得皮包骨,得了水肿病,躺在床上奄奄一息。后来,她继父不知从何处讨来一小块猪婆子肉,熬汤给她吃三天。许是沾了油腥补了营养,表姐竟然奇迹般活了回来。后来,她作为童养媳回嫁到我们家隔壁屋场。
 共产党改写历史。土地改革后,长辈们终于在自己的田地里,开镰收获温饱。我庆幸,躲过刮“五风”,逃过三年自然灾害,随着吃饱饭后的生育高峰,来到这个世界。长辈述说一度挂起禾镰有饭吃,我们多少有些不解。没有真切感受饥饿,便无从深究那段曲折的缘由。
 双季稻普及时,我们背负骄阳,一年两度挥动锋利的禾镰,沙沙刈割橙黄的稻株;用如淋的汗水,和割破手指滴出的鲜血,洗刷挂起禾镰有饭吃的旧闻。虽是艰难,却也充满吃饱饭的自信。
 沧桑几十春,终极见证丰收的禾镰,几近退出农具的功用,或将收纳进农业博物馆。我们由吃饱转而吃好时,应该有一个禾镰的具象,作为终结饥饿历史的象征:
 寸径半尺圆木,端锯斜缝,嵌钩月尖尾鱼齿薄铁锯,铆扣紧固,形如戈戟,握柄以刈稻,谓之禾镰。

还有一次清明扫墓,由于燃放钱纸和鞭炮,加之那时枯草又多,火一下就蔓延起来了。那火苗直奔林子而去。说时

迟,那时快,我看到不远处有几棵枝叶繁茂的小树,于是我折断几根枝条,直奔着火的地方而去。说实话,那枝条还蛮管用,在几个回合的较量后,火势终于败下阵来,我也为守护那片林子拼尽了全力。

突然有一天,一群大人扛着大锯斧头进入这片林区,我突然感觉到这一切的美好可能就会转瞬即逝。一棵大树长成要经历什么多少酷暑和寒冬?我们只是知道它是那么自强不息,共同撑起一片绿色。
 最近梦里时常会出现那片森林,我似乎察觉到无论我离开故乡多久,总有那么一棵树,一片林能引起我这个漂泊在外游子的乡愁。这乡愁就如同那园子里的韭菜,长了割,割了又长。窗外车水马龙,繁荣似锦。但,那都不是我的。今夜,故乡是我唯一的寄托,我仿佛又看到故乡的亲人,仿佛又穿梭在那片参天入云的树林之中……

突然有一天,一群大人扛着大锯斧头进入这片林区,我突然感觉到这一切的美好可能就会转瞬即逝。一棵大树长成要经历什么多少酷暑和寒冬?我们只是知道它是那么自强不息,共同撑起一片绿色。
 最近梦里时常会出现那片森林,我似乎察觉到无论我离开故乡多久,总有那么一棵树,一片林能引起我这个漂泊在外游子的乡愁。这乡愁就如同那园子里的韭菜,长了割,割了又长。窗外车水马龙,繁荣似锦。但,那都不是我的。今夜,故乡是我唯一的寄托,我仿佛又看到故乡的亲人,仿佛又穿梭在那片参天入云的树林之中……

突然有一天,一群大人扛着大锯斧头进入这片林区,我突然感觉到这一切的美好可能就会转瞬即逝。一棵大树长成要经历什么多少酷暑和寒冬?我们只是知道它是那么自强不息,共同撑起一片绿色。
 最近梦里时常会出现那片森林,我似乎察觉到无论我离开故乡多久,总有那么一棵树,一片林能引起我这个漂泊在外游子的乡愁。这乡愁就如同那园子里的韭菜,长了割,割了又长。窗外车水马龙,繁荣似锦。但,那都不是我的。今夜,故乡是我唯一的寄托,我仿佛又看到故乡的亲人,仿佛又穿梭在那片参天入云的树林之中……

突然有一天,一群大人扛着大锯斧头进入这片林区,我突然感觉到这一切的美好可能就会转瞬即逝。一棵大树长成要经历什么多少酷暑和寒冬?我们只是知道它是那么自强不息,共同撑起一片绿色。
 最近梦里时常会出现那片森林,我似乎察觉到无论我离开故乡多久,总有那么一棵树,一片林能引起我这个漂泊在外游子的乡愁。这乡愁就如同那园子里的韭菜,长了割,割了又长。窗外车水马龙,繁荣似锦。但,那都不是我的。今夜,故乡是我唯一的寄托,我仿佛又看到故乡的亲人,仿佛又穿梭在那片参天入云的树林之中……

突然有一天,一群大人扛着大锯斧头进入这片林区,我突然感觉到这一切的美好可能就会转瞬即逝。一棵大树长成要经历什么多少酷暑和寒冬?我们只是知道它是那么自强不息,共同撑起一片绿色。
 最近梦里时常会出现那片森林,我似乎察觉到无论我离开故乡多久,总有那么一棵树,一片林能引起我这个漂泊在外游子的乡愁。这乡愁就如同那园子里的韭菜,长了割,割了又长。窗外车水马龙,繁荣似锦。但,那都不是我的。今夜,故乡是我唯一的寄托,我仿佛又看到故乡的亲人,仿佛又穿梭在那片参天入云的树林之中……

突然有一天,一群大人扛着大锯斧头进入这片林区,我突然感觉到这一切的美好可能就会转瞬即逝。一棵大树长成要经历什么多少酷暑和寒冬?我们只是知道它是那么自强不息,共同撑起一片绿色。
 最近梦里时常会出现那片森林,我似乎察觉到无论我离开故乡多久,总有那么一棵树,一片林能引起我这个漂泊在外游子的乡愁。这乡愁就如同那园子里的韭菜,长了割,割了又长。窗外车水马龙,繁荣似锦。但,那都不是我的。今夜,故乡是我唯一的寄托,我仿佛又看到故乡的亲人,仿佛又穿梭在那片参天入云的树林之中……

五十六年后回沅江

■蒋汉沅

中巴终于开进了汽车站,双脚踩在了沅江县的土地上,我终于找到了儿时生活过的地方,即洞庭湖畔的莲花塘。

莲花塘,是我童年生活过十年的故乡,我总是忘不了她!

记得春回大地时,“塘”面碧波荡漾,浅的地方清明如镜。我一边棒槌洗衣一边时不时看看自己的倒影。对岸的柳树猫着腰,披头散发在干嘛呢?柳树洗头发,她的长发在微风中不断地与水面亲吻。几只野鸭幼崽跟在鸭妈妈后面悠闲地觅食,莲花塘右边堤岸大概有七八户吊脚楼,被高大的佗背老柳树掩盖着,门前小路幽深。

夏日炎炎时,劳作了一天的人们,各家都升起了炊烟。“雷公”的堂客从屋里端出一大头碗蚌壳肉炒辣椒,叫左右邻居出来尝鲜。饭后,爹爹们、娼媳们一手摇蒲扇一手提凳子,习惯性地来到大樟树底下纳凉,闲聊起来。“喝芝麻豆子姜盐茶啰!”雷家堂客左手提水壶,右手端着大头碗,腋窝里还夹着三个小茶碗,从自己屋里走出来。她的客气大方,在义渡街是小有名气的。

走着走着,面前飘下几片枫叶。哦!秋天到了!渐渐地天空灰暗,远处水面雾气茫茫,两岸枯草萋萋,偶有三两只渔船停靠岸边,风帆已落。身上感到阵阵的凉意,眼前没有一点绿色,我的心情不禁有些悲秋。

莲花塘是洞庭湖的湖湾,冬天的寒冷是可想而知的。我记得解放初期的天气,比现在要冷多了。义渡街的青石板路上,整天都是“唻唻唻”的清脆的木屐声,彼此起伏,好似一首进行曲,消失在远方。为了生计,人们在雨雪中穿梭。有钱的人身着长衫,头戴皮帽,双手拎着“烘褙子”。有的人胸前挂着烟箱“香烟,香烟”地叫卖,挑着小吃担的喊着“白粒丸,白粒丸!五分一碗了!”手提竹篮的兜售搭讪“鱼籽耙耙,鱼籽耙耙!五分五分!”这些人顶着雨雪,不停地吆喝着自己的人生。

那年月,冬夜特别长,夜里棉被单薄,全家人挤在一张床。早上起来,总是感到“半边凉”。睡觉前我把玻璃杯放了半杯水,早上起来,我第一时间去看结了的“冰砣子”。打开大门一看,啊!屋檐下挂着“冰柱子”,长的足足有二尺,一字排开像“猪尾巴”。

渔业期,莲花塘浅水区经常有一叶扁舟,两边各站着两三只鸬鹚。突然,一只鸬鹚一个猛子扎到水里,叼起一条大鱼甩到船舱。鸬鹚叼鱼,我看到的次数多了,回家问母亲,母亲告诉我:鸬鹚工作之前,并没有给它喂饱,渔翁在它脖子还套上了一个金属圈,大鱼吞不下,小鱼又难吞。汛期开始了,洞庭湖涨黄泥巴大水,整个莲花塘淹了,琼湖镇淹了,义渡街淹了,水位半个月都退不下去。洞庭湖洲子全被淹了,洲子上的居民被迫举家迁上岸来。

历史记载的1954年洞庭湖特大洪水后,街道干部动员我家迁到洞庭湖洲子上去。我父母亲考虑再三,细伢子小又多,有得劳力,去了会饿死!于是,1955年3月举家搬迁投奔舅父来了衡阳。

阔别56年回沅江,沧桑巨变。梦萦洞庭洞庭在,喜寿九江九江流。回沅江,我圆了自己多年的梦!

佩南岳牌手表感咏

■周新铭

谁教时刻钟盘转,南岳表妍蒸水边。名胜岂由光褪色,功夫可入日升篇。青春不老吟芳韵,岁月无声追梦圆。任凭世间风景美,悬针嘀嗒伴华年。